

# 银元时代生活史

陈存仁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银元时代生活史/陈存仁著. - 上海:

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0

ISBN 7-208-03468-0

I. 银… II. 陈… III. 现代史-掌故-上海

IV. K260.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5212 号

策 划 陈树桐 陈树榕

责任编辑 张美娣

封面装帧 甘晓培

**银元时代生活史**

陈存仁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0×1270 1/32 印张 16.25 插页 2 字数 399,000

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,100

ISBN 7-208-03468-0/K·824

定价 30.00 元



陳存仁



陳存仁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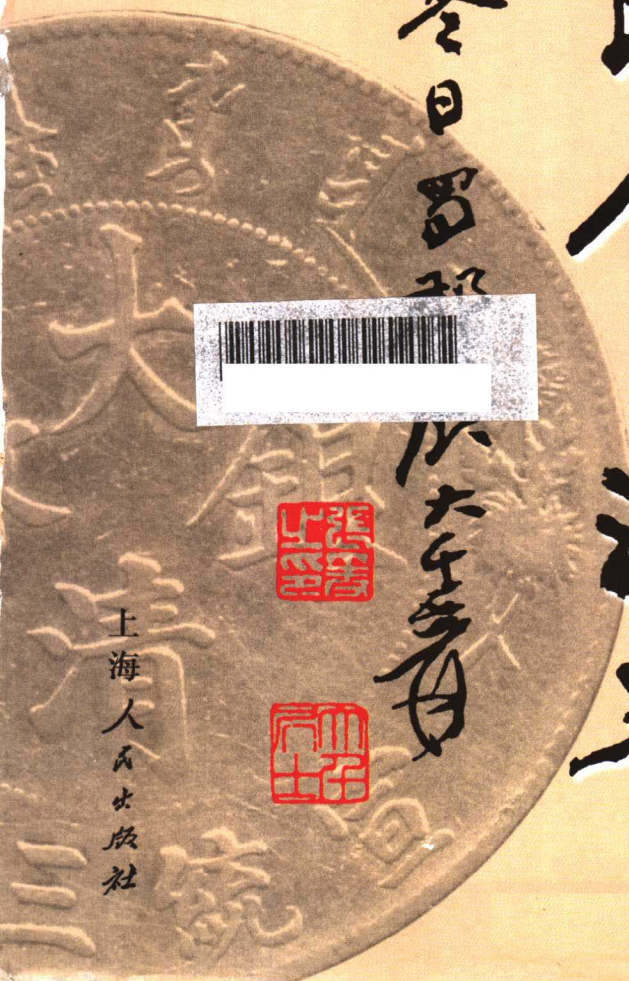
# 銀元時代生活史

壬子冬日習記

陳存仁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/(1)

一块银元 七钱三分(2) 惨遭逆境 幼年失怙(7) 迁出旧宅 生活艰辛(13) 先学西医 再学中医(15) 为师服务 渐知物价(16) 初识丁翁 领教理财(18) 生活困顿 卖文助学(23) 否极泰来 进入鸿运(24)

## 第二章 地窟下藏银揭秘/(28)

富家地窟 窖藏银元(28) 受教甘翁 突遭波折(32) 痛失宗师 转从业师(38) 仲师宽大 备受优遇(39) 书寓风光 别有天地(43) 出《康健报》 风行一时(51) 悬壶应诊 盛宴亲友(57)

## 第三章 事章太炎以师礼/(60)

垂询家世 立雪程门(60) 鬻书生涯 清贫拮据(62) 客居杭城 题诗讲学(66) 苏州讲学 广收弟子(70) 论医识药 不为良相(71) 返朴归真 愿葬青田(74)

## 第四章 结婚前失恋滋味/(76)

意中有人 两心相照(77) 情事生变 壮士断臂(80) 摒  
 弃万虑 寄情游乐(84) 迅速成婚 安居乐业(87) 远游  
 燕京 物价更廉(93) 游颐和园 参观故宫(98) 访琉璃  
 厂 搜购医典(102) 任何文物 摹制有术(106)

### 第五章 抗争后中医不废/(111)

废止中医 轩然大波(111) 全沪停诊 开会集议(114)  
 各地响应 云集沪上(116) 三月十七 召开大会(120)  
 五人代表 赴宁请愿(122) 车抵南京 声势浩大(127)  
 分访各方 反应良好(130) 卫生部长 折柬相邀(132)  
 胜利返沪 摄影留念(137)

### 第六章 药王庙遭遇离奇/(141)

药王庙中 闯下大祸(142) 阶下之囚 身不由主(145)  
 四大名医 折柬邀宴(147) 旧地重临 荣辱悬殊(151)  
 庙中施诊 南风北渐(155) 水木清华 垂老北大(157)

### 第七章 吴稚晖妙喻性理/(162)

吴家老翁 一见如故(163) 门禁森严 机关重重(166)  
 不受俸禄 鬻书自给(167) 风趣幽默 不同凡响(170)  
 玩世不恭 谈笑风生(173) 讨论篆文 缠缠而已(175)  
 修心养性 获致长寿(177) 语言天才 出人意外(180)

### 第八章 于右任图报知己/(182)

贵妇引见 结识髯翁(183) 煮茶论字 博古证今(186)  
 感恩图报 深入花丛(189) 书生本色 一介不取(195)  
 一枝笔杆 竞选失败(197) 意志坚强 克服痕痒(199)

噩耗传来 右老仙逝(201)

### 第九章 丁福保指导购地/(202)

丁翁教导 初次置业(202) 左边青龙 右面白虎(208)  
以钱赚钱 何其易也(210) 生财之道 预定方针(210)  
汇集古钱 分别朝代(216) 康熙通宝 已成稀见(218)  
外国得之 视同拱璧(220)

### 第十章 李时珍墓前萋萋/(222)

坐拥书城 其乐无穷(223) 游莫干山 小有收获(224)  
药学辞典 好梦成空(227) 挫折横生 工作不辍(230)  
远游蕲春 访李氏墓(234) 李氏墓碑 摄得一景(239)

### 第十一章 编药典百折不挠/(242)

埋头苦干 传票飞来(242) 重要文件 意外得来(247)  
一堂了案 化险为夷(249) 帮助同道 取回执照(252)  
编修药典 名流序跋(253) 出版前后 枝节横生(262)

### 第十二章 城隍会别具深意/(266)

疲劳过度 养病南市(267) 游览沪滨 遍访胜迹(270)  
游城隍庙 查城隍史(276) 上海小吃 别具风味(279)  
城隍出巡 会景盛大(283)

### 第十三章 游日本风俗怪异/(288)

借钱哲学 随机应变(288) 康复之后 谣言平息(291)  
书业奇迹 一折八扣(292) 忽获巨款 拟游日本(294)  
初次出国 一路顺风(298) 初试风吕 难以为情(303)

游历胜迹 遍购医书(306) 归来一年 完成丛书(309)  
 年晚习俗 仪式繁多(310)

#### 第十四章 接财神空有所期/(316)

新年旧规 兜喜神方(316) 爆竹声中 满口好话(318)  
 爱俪园中 新年景象(321) 新正开诊 气象一新(323)  
 阅人既多 深信因果(325) 发财奖券 全是骗局(329)  
 币制多变 银元不变(332)

#### 第十五章 谢利恒师情回忆/(335)

忽闻噩耗 特写一传(336)

#### 第十六章 上海滩人才济济/(353)

人才辈出 甲于全国(353) 经济重镇 航业先进(355)  
 纱厂巨子 荣氏企业(359) 烟业大王 宁波陈氏(362)  
 小本经纪 成大事业(363) 上海滑头 三个有半(365)  
 黄楚九氏 建大世界(367) 交进霉运 死神光降(375)  
 日夜银行 倒闭风潮(378) 身后风波 出人意表(379)  
 犬与华人 不准入内(383)

#### 第十七章 法币成功银元废/(386)

金银比价 时有上落(387) 庄票制度 信用为本(389)  
 参观库存 都是白银(394) 银楼缺银 改用银片(397)  
 废元改币 币值稳定(399) 藏银之家 秘密搜集(401)  
 屡经战乱 人口大增(404) 银元沧桑 拓本留影(405)  
 袁寒云家 获洪宪币(407) 洋泾浜话 起源上海(411)



**第十八章 市面繁荣风气改/(414)**

- 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|
| 西侨产业 | 纷纷转手(414) | 经济侵略 | 言之可怕(416) |
| 妇女风气 | 影响全国(419) | 上海钱庄 | 宁波帮多(424) |
| 买办阶级 | 不可一世(426) | 银元绝迹 | 镍币出世(428) |
| 币制改革 | 物价稳定(431) | 难民麋集 | 市面繁荣(433) |
| 太虚法师 | 受人利用(436) |      |           |

**第十九章 为防牵累急走避/(440)**

- 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|
| 开战损失 | 人人难免(440) | 突接电话 | 弃家出走(447) |
| 旅途寂寞 | 邂逅丽人(451) | 困居苏州 | 痛苦万分(453) |
| 参加悼亡 | 忽获喜讯(456) | 由苏返沪 | 日人来访(459) |
| 陈光甫氏 | 雄才伟略(462) | 一二八后 | 畸形繁荣(467) |

**第二十章 一枚银元值千亿/(471)**

- |      |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|
| 屡肇战端 | 南京屠杀(471) | 日本军票 | 嫁祸中国(474) |
| 南京暴行 | 铁证如山(476) | 军人霸权 | 野心狂妄(478) |
| 抗战初期 | 五洋独秀(480) | 物价飞涨 | 法币贬值(482) |
| 买地漏风 | 费尽口舌(484) | 兴建新厦 | 谣诼频传(487) |
| 币制动摇 | 比数惊人(491) | 世乱如麻 | 纸比币贵(494) |
| 捣乱毒计 | 抛售银元(498) | 银元时代 | 从此结束(503)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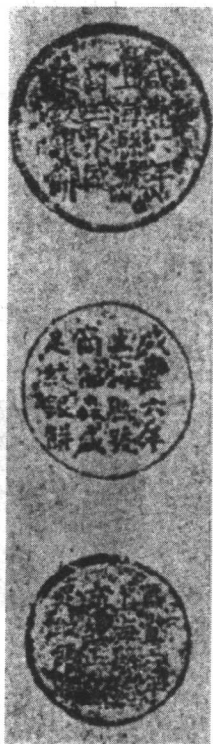
**后记/(504)**

# 第一章 一块钱尽是血泪

我童年时，是使用银元的时代。

“银元”早期在上海，叫做“银饼”，这是咸丰六年上海富商私家所铸造的。这些富商都是经营“沙船”生意的。所谓沙船，是十丈有余的木杆大帆船，由北方运盐到上海，由南方运黄沙到北方。这种黄沙混合了石子和泥土，叫作三合土，是建筑物的主要材料。这种沙船的厂，雇用员工数以百计，每月发工资时，免得称量碎银引起争执，所以就由富商王永盛（即王信义沙船厂）、郁深盛（即郁子丰沙船厂）等自铸银饼，规定每一饼有白银五钱。银饼是用手工打成的。这种银饼，是咸丰五年所铸，我也见过。（见图）

后来墨西哥的银元（俗称墨银）流入中国，这是用机器铸造的，分量更准确，他们到中国来购买物品，都使用这种银元。



咸丰六年上海船业  
发行的私家铸制的  
“银饼”

---

## 一块银元 七钱三分

---

银元每一个，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，库秤是七钱二分，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，上面有一只“鹰”，所以又称为“鹰洋”，因是外洋运来的，文人笔下称为“番饼”，民间称作“洋钿”。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块钱称作“番佛一尊”。足见当时一般人对银元的重视和膜拜。

鹰洋在清朝时已普遍流行，大清帝国在光绪年间大量铸造了多种银元，上面有一条龙，称为“龙洋”。到了民国初年，袁世凯秉政，又铸造了一种银元，上面有很大一个袁世凯的头像，所以后来民间将这种银元称为“袁大头”，简称“大头”。上述数种银元，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。



龙洋(右)与袁大头(左)

银元之下，还有两种辅币，第一级是“银角子”，南方称为“毫子”；第二级是“铜元”，俗称“铜板”。这两种辅币，并不是十进制，是要跟着银价铜价的上落而定，所以又称“小洋”，兑换店天天有市价牌子挂出，一元能换铜板多少？那时市价没有多大上落，银元一枚，约可换

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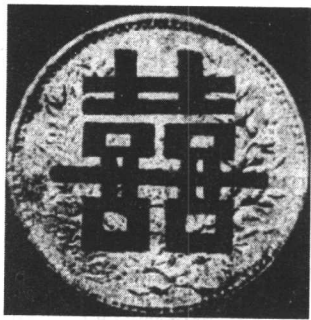
白银七钱三分的银元已很重,要是有一百银元的交易,重量即达七十三两,这是不可能带在身边的,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,都用钱庄的庄票,后来钞票也通行起来了。

可是银行与钱庄的库存,仍以白银为本位。一切用银元作为流动品,往来结算只是使用银元,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银行钱庄荟集之区,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(即工役)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,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,里面盛着银元,互相递解。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,钞票就没有这种麻烦。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,必须两人才抬得动,抢劫是不可能的,况且那时治安良好,在银行和钱庄区的警卫也极严密,盗劫绝少发生,抢笆斗的事十数年中偶或有之,劫银箱的事简直不曾听说过。

银元放在身边,锵锵有声,而且白花花的色泽更是炫眼,所以旧时个人携带大量银元容易发生事故,俗语所谓“财不露白”,“白”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而言,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而言。

钞票轻而易于携带,不会惹人注目,于是钞票的通行越来越旺,使用大量银元的机会日渐减少,大抵十元以下的往来,都用银元,十元以上的则用钞票。钞票分一元、五元、十元、五十元四种,百元钞票我没有见过。

现在已不容易见到从前的银元,目下香港的一元硬币,轮廓比较旧时的银元小上一圈,厚度也薄一些些。因为银元是九八纯银铸成,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属,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纯银还要硬。当时银元也有假的,是掺和铜质或铅质制成的,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,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,真的锵锵有



富有纪念性的一块银元

声,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。

还有一种含铜质极少的假银元,只要以两手指夹在银元中心,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,真的银元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“殷”一般的银笛声,假的就没有。银钱业的从业员,在年少学业时,就要练习辨认银色和各种版样,以及辨别响声。银元越出越多,版样名称约有二十多种,辨别大批银元的真假,要敏捷。要是不懂得这些技术,就会吃进“夹铜洋钿”,令人懊丧不已。

银元的排列安放,有一定的规格,有一块木板叫做“银元板”,是一块板上雕出十行半圆形的凹穴,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,二十行就是一千元,这是银行钱庄和大商行中所必备的工具。

点数银元又有一种方法,是凭两只手,右手只拿一块银元,左手拿成叠银元。左手指陆陆续续把银元推出,右手就循次一块一块地敲响银元的边,一面敲一面听,听到声音不好的,即刻把那一块钱剔出,于是再敲再数,一五、一十、十五、二十地唱着数下去,一百块钱,不到一分钟,就把鉴别的工作做好了。

小商店,出入较少,凡是逢到一块钱交易,伙计们首先把这一块钱向厚木的柜面上一掷,声音清脆的就收了下去,声音有一些木木然的,就要请客人换一块,所以辨别银元的真假,也是一般人生活上的普通常识。

银元时代的生活,讲起来,真有一番沧桑史。我就依据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往事作为出发点,写成本文,藉以反映近六十年来物价的变迁。

在我稚龄时期,一切都不甚了了,每天只知道向父母要一个铜元。当时一个铜元,用处极大,可以买糖十粒八粒,可以买大饼油条各一件,或是买生梨一二枚、马蹄二串。记得小时候,到城隍庙去游玩,一个铜元可以买一块百草梨膏糖,孩子们一面吃,一面听卖糖的人(俗呼小热昏)唱着各种各样的歌词。城隍庙的酒酿圆子,是每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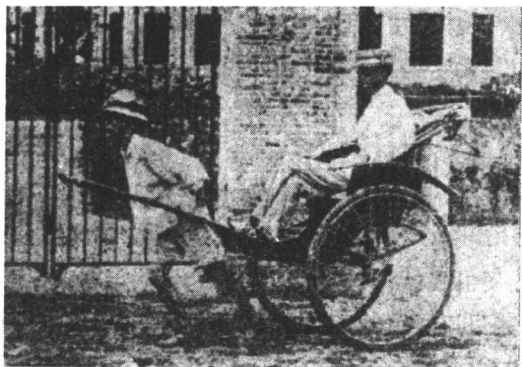
铜元二枚，吃一碗肉面是四个铜元，一块肉又大又厚。汽水称为荷兰水，每瓶二个铜元。鸡蛋一块钱可以买到一百五十余只，已经算是很贵的了。

我六岁前，绝少有机会可以看到一块银元，新年中到九姑母处拜年，姑丈号称巨富，开设典当七家，姑母见到我非常高兴，给我一块钱作为“拜年钱”，我拿着银元回来，觉得飘飘然已成为有钱人了。我拿到的那块钱，又由我姑母剪了一个红纸“囍”字，牢牢地贴在上面。我明知这一块钱可以兑到一百多枚铜元使用，但这是我最初得到的财富，无论如何不肯兑换，常常放在袋中，玩弄不已，有时还拿出来炫耀于人，自鸣得意。

我的家庭环境，在幼年时代，是上海县城内的世家。我父亲子晋公合了五房弟兄，在县城大东门大街开设一家陈大亨衣庄、一家陈锦章衣庄，又开了陈荣茂、陈大升两家绸缎局。早年租界尚未十分繁荣，上海的县城，以大东门为第一条马路，最大的商店是裘天宝银楼、祥大布庄、程裕新茶栈等等。我们的店铺陈大升绸缎局开设在大东门外，其余都开在大东门内，当时上海城里的商业大机构大致是如此而已。

我的叔父常常夸耀我家的财富，他说：“郭半城，朱一角，陈家两头摸”，意思是说姓郭的地产占到半个城，姓朱的占一只角，姓陈的家宅与店铺由城内开到城外，两面可以摸到钱财。沾沾自喜，自以为了不起。其实这个时期，我家已濒临破产边缘，我的叔父还蒙在鼓里，我那时年纪小更不知道。

我们绸缎局的总店，除了铺面之外，里面还有很大的住宅，占地约二亩半，我就是出生在这所住宅中。我有同胞兄弟三人，大哥承淇（小名阿兴），我名承沅（小字阿沅），弟弟其时还没有出世，只有我常常在绸缎铺中玩耍，我和店中一个姓章的学徒最为相得。一天，我口袋里揣着一块钱，抓在手中反复把玩，对他不时卖弄。那学徒看得呆



上海的手车,最初叫东洋车,后来改称黄包车,  
车轮为钢丝,轮边是橡胶胎,要打气的

了,因为他没有工资,每月只领月规钱小洋二角,这种月规钱是包括学徒洗浴理发以及购置鞋袜之用。他见了我的一块钱,也拿去放在手中把玩不已,他讲出绸缎铺中薪金最高的掌柜先生,每月的薪水不过八元;普通的职员,不过六元、四元,刚满师的学徒每月只有一元。你拜一个年,就拿到一块钱,真令人艳羡,你要好好地保存起来。

我听了他的话,隐隐然流露出一种骄傲的姿态。姓章的学徒有些看不上眼,就反唇相讥地说:“小开!你不要得意,我满师之后,努力做事,也会发达,到时我的钱一定比你多,而且要买一辆包车(即私家两轮人力车),那时节我高高地坐在包车上。你这种小开没有一些用处,可能已做乞丐,只能帮我推车,向我伸手要一个铜板呢!”我听了他的话,气得了不得,但是他这几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心坎上,知道一个人没有本领,将来是会成为乞丐的。所以要赚一块钱,也不知道要流几多汗血,所谓汗血铜钿即是说当时一块钱的来之不易。这个章姓的学徒,名荣初,果然在三十年后开了两家织布厂,又和刘鸿生合设章华呢绒厂,是国产呢绒第一家,成为上海有数的大实业家。

---

## 惨遭逆境 幼年失怙

---

民国三年(1914年),我六岁,南市县城商业日益衰落,裘天宝银楼搬到小东门,我们也跟着在小东门开设了一家很大的绸缎铺,其实这是孤注一掷之计,我家的命运就靠此一着,不料只开了一个短时期,就宣告破产。从前的商业机构最重信用,虽已破产,一切欠债,仍要全数还清,只有倒出,没有倒进,所以在还清欠债之后,每一房的家中,便一无所有了。

从前没有幼稚园,我初时在绪纶公所的学塾中,接受私塾教育,请的一位塾师是秀才,月薪十二元。继而进大东门育才小学,这家小学开设在王家祠堂中,老师都是知名之士,其中职员有史量才、曹汝霖、黄炎培等(按:现在留在香港的银行家徐大统兄,制农业巨子朱敬文兄说起来都和我是先后同学)。一天,我从学校中放学回家,见到父亲与母亲都在流泪,说是不久我们就要迁出这个大宅,将来你也不能再在育才读书,因为育才小学每学期学费三元,以后负担不起了。我很天真地说:“我还有一块钱,你们拿去用好了。”我的父母听了,破涕为笑说:“我们尽管穷,不会用你这一块钱的。”

我家店铺倒闭后,父亲郁郁寡欢,认为来日大难,于是不做老板做伙计,到一家大绸缎铺去当总账房,月薪十元,他觉得环境大非昔比。有一天,他叫着我的小名说:“阿沅,我带你到夷场上去吃大菜,今天姑且作乐一下。”(按:上海县城中人称租界为夷场)我就跟着父亲搭电车到英租界大马路,在石路口一家很简陋的粤式西餐馆进餐,我记得电车到法租界是收费铜元一枚,由法租界进入英租界的电车又是铜元一枚,西餐是每客小洋二角,我第一次吃到牛油面包和炸猪排。父亲告诉我,牛油和面包是不要钱的,我就吃了很多,觉得涂了

牛油滑润异常，极为可口，吃完之后，父亲又带我到一家髦儿戏馆去看戏，每客收铜元十枚，儿童是不要钱的。那时节上海南市居民有一种风气，到租界去一定要吃大菜、看戏、坐马车，成为三部曲。我嚷着要坐马车，父亲说马车是私家设备，出租的马车，要到跑马厅旁马车行去租，每租半天，需花小洋六角，太浪费了，于是仍然坐电车回家。

这般的欢乐时光，只过了一天，次日父亲以铜元二枚，购酱猪肉二块，吃了之后，患上了严重的痢疾。来势凶险，一日数变，请西医治理，医生一味摇头，病势日益严重，经过了七天，他老人家竟溘然长逝。临终时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阿兴要出洋，阿沅要做医生。”断断续续地重复说了几次，这是我父亲对我们兄弟俩的期望，其时我父亲只得三十七岁。

我的父亲虽有这样的期望，可是那时我们家中尽其所有只得三十六枚银元，连后事都无法料理，兴哥拿出了他的积蓄五块钱交给母亲，我也把一块压岁钱拿了出来，母亲号啕大哭起来，大家也跟着泪如雨下。

我的一块钱，母亲没有接过去，一边哭，一边将我的手推开。我手中的一块钱，本来上面贴有一个红纸的囍字，受到泪水的浸润，成为血液般的红色，母亲以为我流了血，哭到晕厥过去，我却以为家中又死了一人，痛哭失声。待她醒了之后，她嘱我将银元藏好，免得引起更多伤感。这些情况，以后我每逢发寒热做恶梦时，总是呈现出这一幕悲剧。

接着我的四伯父匆匆赶到，进门便大哭，哭到嘶不成声。这时我的大姊年仅十六岁，兴哥十岁，我六岁，大妹四岁，幼妹二岁，都在童年，而且母亲还怀有三个月的身孕，就是后来遗腹而生的士范弟弟。

四伯父看了这般凄凉情景，他安慰我母亲说：“一切身后的事，由我来安排。”这天，大家只是哭，但是我母亲意志坚强，她说：“天下事